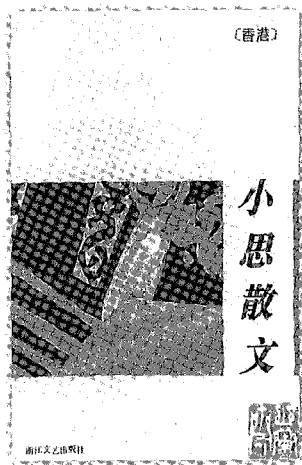


城市文藝

司方維

尋找香港的身份

重評小思散文



評論

小思，原名盧璋鑾，籍貫廣東番禺，生於香港。196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，翌年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，先後任幾所中學的教師。1973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文學研究員一年，197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助教、講師、教授，並任香港青年作者協會顧問及多家報刊專欄作者，從事散文創作，致力於搜集整理現代香港文學史料。已出版的散文作品有《路上談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日影行》、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、《不遷》、《彤雲箋》等。另外，還從事香港文學及香港早期文化活動研究工作，曾編纂《香港的憂鬱——文人筆下的香港（1925-1941）》及《香港文學散步》，與人合編有《茅盾香港文輯》，研究論文集有《香港文縱》等。

小思生於1939年的香港灣仔。70年的光陰，歷經香港的滄桑變化，聽遍對香港的臧否褒貶，從事教育和文學研究的小思這樣看待自己這代人和香港的關係：

不知不覺，無聲歲月流逝。驀然，我們這一代人發現，自己的生命與香港的生命，已變得難解難分。離她而去的，在異地風霜裡，就不禁惦念著這地方曾有的護蔭；而留下來的，也不得不從頭細看這撫我育我的土地。於是，一切都變得很在乎。

除了香港，任何地方都留不下作家的心，即使是康橋這樣美麗又有文化底蘊的地方。「康橋是美的，但我倆並不相屬，我的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心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！」小思對香港的這份融入生命的情意，毫無保留的流淌在她的散文中，流淌在她用筆寫下的一篇篇「香港故事」中。

1

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，可謂日新月異，即使是老香港，也會在離開一段時間後，站在熟悉的街頭無所適從。小思的散文，經常以香港城市的變遷為題，諸如香港的夜市、貓街、灣仔、花布街、鹹魚欄、玻璃幕牆、遮打花園、春秧街等等，或者消失不再，或者變換了面貌。面對世事變幻，小思關懷當下社會，同時亦不忘故舊。

城市變得陌生，對還記得老街老景的小思來說，並不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，她對現代社會有著諸多思考。比如鑲滿玻璃幕牆的後現代建築風格，不僅是一種建築風格的更新，也反映了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遷。這種建築物取消了窗子，密閉的房間內有中央空調調節溫度，但舒適的代價是阻斷了與外界的聯繫。小思不是反對後現代建築風格，而是擔心牆裡牆外的人如何溝通協調。（《玻璃幕牆》）都市人的感情個性與小思這一代人有很大不同，作家對許多現代人的觀念不敢苟同，比如《也說婚姻》一文，講作家一個思想很「新」的學生的故事。這個學生一向非常瀟灑，婚姻也沒有法律約束，一鬧意見便分手了事，偏偏又感情深切，真正傷了心。這個例子，不能不讓人思考現代人的個性。凡事把個人自由擺在最前邊，隨心所欲，不願犧牲，不執著，不講情，但偏偏又會被情所傷。這是社會發達的併發症，是現代都會人的精神病症。小思下筆雖

然溫和，仍然不失警醒人心的力量。

對當下社會，小思飽含關懷之意；對於已經逝去的街景人事，小思充滿懷念之情。已經消失了的舊時香港生活，頻頻出現在小思的散文中。比如《懷舊十題》，一氣寫了藤書篋、工人褲、木屐、沙示、白糖糕、紫檀傢俱、藤椅、廣播節目、街景、碳和柴等十樣舊時物件，透過溫馨的筆墨，昔日的一切重回眼前。灣仔是小思長大的地方，她對那裡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，也懷有極深的感情。但不過短短十數年，那個「曾盛載過我童年的歡樂藤的地方已經變得非常陌生。」（《灣仔》）在香港這個節奏極快的城市，利舞台、灣仔循道禮拜堂、走馬大騎樓、唐樓當舖、小金舖、小涼茶舖、裁縫舖等等，是不拍下來恐怕都難對青年人說得明白的舊時建築舊時生活，作家還未及開拍，就都被拆掉了。（《行街》）人非物亦非，小思毫不掩飾她的懷舊心情。

懷舊，不是無理性的反對現代社會，也不是追逐潮流，而是「帶著『不忘故舊』的濃厚感情」，是「一種追溯本源的沉厚感情的重現」。騎樓底臨馬路的邊緣站著一堵灰磚砌成的牆，生在和平年代的人不會認識它是一堵防空牆。小思稱之為「救命牆」，是戰爭年代用來躲空襲的。（《救命牆》）不認得這堵牆，自然不會知道躲空襲不是躲炸彈，而是躲炸彈爆破出來的碎片；不能體會到《大炸灣仔》裡所描述的那種生死一線的感受；不會對日本佔領香港、盟軍不斷前來轟炸的那段歷史有深刻瞭解。小思懷舊，是在探尋並保存香港的歷史。

香港是一個沒有歷史感的城市。「香港，沒有時間回頭關注過去的身世，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，緊緊追隨著世界大流適應急劇的新陳

城市文藝

代謝，這是她的生命節奏。」^①香港人很少停下來回顧往昔，年輕人不知道亦缺乏途徑瞭解歷史，小思願把這個責任擔在肩上，為香港的文化建設盡心盡力。

2

香港文學的研究是小思構建香港身世、尋找香港身份的一個重要切入點。小思研治中國現代文學幾十年，全心全意鉤沉史料，勾勒香港文學的地圖，並帶領讀者進行「香港文學散步」，重溫先賢的足跡，喚醒歷史文化意識。

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由來已久，小思卻不同意。在中國近現代史上，香港曾經庇護過很多文化巨人，為他們提供自由、開放的空間。他們也曾為了香港的發展貢獻力量。只是他們或深或淺的足跡，經過時間的洗滌，已經淡出多數香港人的視野。比如蔡元培，這位大名鼎鼎的教育家，一生為中國爭取人權、學術獨立、思想自由，影響深遠。蔡元培晚年寓居香港直至病逝，埋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。但是一般香港人對蔡元培所知甚少，「香港山水有幸，讓這位文化巨人躺著，可是，香港人也善忘——看來，應該說許多香港人從沒得過這類的歷史訊息，不是善忘，是根本不知道，年年清明重陽，不見有多少人去掃墓。」

（《五四歷史接觸》）許地山亦是如此。許地山1935年經由胡適推薦南下香港任教於香港大學，大刀闊斧改革香港的教育制度，參與社會運動，為香港文化界做了很多事。短短六年，許地山勞累過度病逝香港。許地山的墓地在薄扶林道的中華基督教墳場，三穴之二六一五，是許地山的墓號，「這個墳地，沒有一朵花，沒有一炷香，寂寂的在那兒已經四十六年，裡

面埋著一個為香港做過許多事的有用的人，一個著名作家，許多香港人不知道！」許多香港人還不知道魯迅在青年會的兩場演講；不知道戴望舒在香港居住過的林泉居，不知道域多利拘留所曾關押過他；也不知道蕭紅的骨灰被分葬在淺水灣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兩處地方；不知道孔聖堂、學士台、六國飯店、達德學院等舊地曾經有些什麼人發生過什麼事情。不知道這些人、這些事，自然不能瞭解這些人、這些事曾經怎樣的影響了中國和香港的命運。

對於香港人的沒有歷史感，小思無意指責，這是香港的特色，無所謂褒貶。但作為文人，她自覺有責任養護歷史之書，讓現在的香港人知道香港是怎樣從一條艱辛的路走過來的。「我們必須多認知香港的身世，才可以漸漸理解，才可關愛她。」小思用文字提醒讀者掩埋在城市中的舊人舊事，品味歷史。諸如「從堅道走下來，或者從中環走上去，路過奧卑利街，別忘記細看那一堵奇異而高的圍牆。」那裡是域多利拘留所，戴望舒曾在裡面被酷刑折磨。如若知曉了這堵日日經過的圍牆與戴望舒的關係，進而便可瞭解戴望舒的文學成就，瞭解戴望舒生活的那段歷史。《寂寞灘頭》、《幽幽小園》和《十里山花寂寞紅》寫的都是著名女作家蕭紅，將她在香港的生活和身後事一一道來。《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》，聽的是魯迅在青年會的兩場演講：《老調子已經唱完》和《無聲的中國》。魯迅帶著紹興口音的演講，談論的問題是永不過時的「老生常談」，是現在也該常常談論的話題。

小思從不置身事外空發憤慨之言，她用翔實的資料喚醒讀者的興趣和思考。在《口述歷史》一文中，小思坦然表明願意承擔「資料

狂」的名聲。很多人認為資料的作用不大，收集資料的工作並不重要，「資料狂」也是個壞名聲。但事實是「沒有翔實資料，什麼歷史面貌、評價，都無從說起」。若要「鑒古知今，還歷史真面目，一切該由史料搜集開始」。小思編著的《香港文學散步》一書，分為憶故人、臨舊地兩個部分，包括地圖、照片、文字，既有不同作者的介紹性、評論性文章，也有文人自己的作品，從多個側面不同角度提供資訊給讀者。

「資料狂」小思，僅僅宣導關懷歷史已經功莫大焉。正如小思所言，多數香港人不是善忘，是不知道。小思在《許墓》裡感慨許地山先生墓地的破敗荒涼後，就有一位平時不太聯繫的學生主動致電要修葺，並且沒有收取任何費用。小思作《許墓重修》一文感謝這位有心人。有了這一位有心人，就會有很多的後繼者。小思也認為人死後不必執著於一塊石碑和幾根枯骨，她卻執著於這種別人眼中無意義的事情。或許是為了自己安心，但是這安心，恐怕不單單是為了一個墓地的光鮮亮麗。墓地的重修，代表了後人對於前輩的緬懷，追念他們的人，追念他們高於凡人的精神靈魂。為許地山修墓，是敬佩和感謝他為香港所做的工作。祭拜蔡元培，也是對他學術獨立、思想自由的教育觀念的服膺和尊重。小思有一段話或可為她的執著作注解：

什麼時候有空，走到已變成鬧市的香港仔去，不妨去做一次歷史接觸，讀一遍那刻在碑上的墓表，追思前輩為中國民眾教育立下的殊功，或者，或者我們會在歷史教科書以外，多領悟一點歷史教訓，同時，可釀出一腔歷史情懷。^②

3

小思是有歷史情懷的作家。她鉤沉史料，考證史實，銘記歷史於心。執著於歷史，為的是秉持「前車之鑒，後事之師」的理念，反思歷史，用歷史教訓作基石，構建未來。

小思對歷史有深刻的感覺，在散文中自然流露出強烈的歷史情懷。即使旅行，歷史也一直橫互在作家的腦海中。例如《兩張舊報紙》寫作家在東京鐵塔花了不算便宜的價錢，買了兩張幾十年前的舊日本報紙影印本。之所以會買，是因為這兩張是「七七事變」和「九一八」事件兩天的報紙，日本人對歷史事件的歪曲激起作家的怒氣。作家買下報紙，好讓學生知道日本是這樣說「事實」的：「盧溝橋：支那兵不法射擊……我軍大勝……」，「暴戾……支那兵……滿鐵線爆破……我鐵道守備隊應戰……」這比閱讀歷史記載更讓作家憤怒，日本竟如此扭曲事實，還毫不懺悔地擺出來當樣本，讓青年人接收這樣的教育。《割烹旅館》一篇同樣毫不掩飾作家的民族感情。1985年李鴻章在春帆樓簽訂《馬關條約》，作家去參觀時已改為旅館，名「割烹」。割烹兩個字寫盡了日本對中國的行為，「割烹旅館——春帆樓，我會好好記上一輩子！」

「作為身居香港的中國人的心情，仍是她藝術生命的立足點。」^③在保留了很多中國味道的日本，小思完全沒有辦法控制自己不聯想到中國，在異國的土地上追尋祖國的面容。（《日近長安遠》）小思對祖國的感情深厚，她為日本的惡行憤怒不已，對國恥從未忘懷。但仇恨不是她歷史情懷的主要構成因素。空有仇恨對國家民族徒然無功，記住國恥並發奮自

強，才可以壓住不軌之心。「保有強壯的體魄、有效正確的思考能力、豐富的學識、堅忍的工作態度……都是基本的抗日條件，我們需要的是這些，不必再築造一座記恨館！」

（《一座記恨館》）日本人有恨無悔，我們不該輕易忘掉那段慘痛的歷史，「我們不記恨，我們不流淚，我們不憤憤——我們不自己磨損自己人，不磨損

民族自尊，我們踏實幹好自己該幹的！」

（《不記恨——〈慘痛的戰爭〉觀後》）

不忘歷史，是為了反思。日本一個小小的國家，為何有那麼大的

威脅力？小思的民族意識並不狹隘，她謹記歷史教訓，在中國和日本的比較中客觀指出日本可供借鑒的地方，不吝讚揚。比如《四個印象》一文，寫作家仔細觀察日本人後得到的四個印象：健康、愛旅行、愛畫畫愛寫生、愛研究生物。這四個印象不夠全面，但也夠讓我們想到日本的素質之培養是何等值得我們學習。小思也看重日本人對國家、工作的感情態度，幹起事來全力以赴，把最卑微的工作，也當成重大事業看待，對未來有長遠計畫。面對輕薄短小的流行，小思擔心我們不能有日本人的矛盾特質，用具輕薄短小，感情個性厚重宏大。

（《告別厚重》）歷史是最好的老師，如果虛心求教，焉有不強盛的道理。

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，中間走過的路十分艱辛。其中也有三年零八個月被日本佔領，《救命牆》、《城市的光復》、《大炸灣仔》、《並不誇張》等文，寫得都是香港如何度過那段黑暗日子和光復的欣喜。這些如今都已被遺忘在博物館，五十、六十、七十……年代的香港身世，也不例外。其實

稍微注意下遮打花園，便了悟歷史的演變。用歷史感串聯起歷史的碎片，對香港有益無害。

歷史牽繫著未來。小思情牽歷史，即是關心香港的現在，牽掛香港

的未來。在一個沒有歷史感的城市發掘歷史、勾勒香港的身世，尋找香港的身份，是一件困難的工作，卻不是絕望的工作。用小思自己的話說：歷史有情，人間有意。但願星星之火，發展出燎原之勢。

註釋：

- ① 小思：《香港故事·序》，《香港故事》，濟南：山東友誼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頁。
- ② 小思：《五四歷史接觸》，《香港文學散步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版，第5頁。
- ③ 黃繼持：《就「香港性」略談小思的〈承教小記〉與西維的〈合金菩薩〉》，見王一桃《香港文學評析》，雅苑出版社，1994年版，第185頁。